



文采爛然，小蛇也。俄而雷聲隱隱，絢疑其乖龍，懼懼震厄，乃易衣炷香，抗聲祈於雷曰：「苟取龍，幸無急遽。」雖狂電若晝，自初夜迨四更，隱隱不發。既發一聲，俄然開霽。向物已失，人無震驚，有若雷神佑乎懇禱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彭城佛寺

國某楊汀自言，天祐初，在彭城，避暑於佛寺。雨雹方甚，忽聞大聲震地。走視門外，乃下一大雹於街中，其高廣與寺樓等，入地可丈餘。頃之雨止，則炎風赫日。經月，雹乃消盡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歐陽氏

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，居決定寺之前。其妻少遇亂，失其父母。至是有老父詣門，使白其妻，我汝父也。妻見其貧陋，不悅，拒絕之。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族甚悉，妻竟不聽。又曰：「吾自遠來，今無所歸矣。若爾，權寄門下信宿可乎？」妻又不從。其夫勸之，又不可。父乃去曰：「吾將訟爾矣。」左右以為公訟耳，亦不介意。明日午，暴風雨從南方來，有雷霆入歐陽氏之居，牽其妻至中庭，擊殺之。大水平地數尺，鄰里皆震蕩不自持。後數日，歐陽之人至后土廟，神座前得一書，即老父訟女文也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廬山賣油者

廬山賣油者，養其母甚孝謹，為暴雷震死。其母自以無罪，日號泣於九天使者之祠，願知其故。一夕，夢朱衣人告曰：「汝子恒以魚膏雜油中，以圖厚利。且廟中齋醮，恒用此油。腥氣薰蒸，靈仙不降。震死宜矣。」母知其事，遂止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李誠

江南軍使蘇建雄，有別墅，在毗陵，恒使僮人李誠來往檢視。乙卯歲六月，誠自墅中回，至句容縣西。時盛暑赫日，持傘自覆。忽值大風，飛石拔木，卷其傘蓋而去，唯持傘柄。行數十步，雲雨大至，方憂濡濕，忽有飄席至其所，因取覆之。俄而雷震地，道傍數家之中，卷一家屋室，向東北而去。頃之遂霽，其居蕩然，無復遺者。老幼十餘，皆聚桑林中，一無所傷。舍前有足跡，長三尺。誠又西行數里，遇一人，求買所覆席，即與之。又裡餘。復遇一人，求買所持傘柄。誠乃異之，曰：「此物無用，爾何為者而買之。」其人但求乞甚切，終不言其故。隨行數百步，與之乃去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茅山牛

庚寅歲，茅山有村中兒牧牛。洗所著汗衫，暴於草上而假寐。及寤失之，唯一鄰兒在傍。以為竊去，因相喧競。鄰兒父見之，怒曰：「生兒為盜，將安用之。」即投水中。鄰兒匍匐出水，呼天稱冤者數四。復欲投之，俄而雷雨暴至，震死其牛，汗衫自牛口中嘔出，兒乃得免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番禺村女

庚申歲，番禺村中有老姥，與其女餉田。忽雲雨晦冥，及霽，乃失其女。姥號哭求訪，鄰里相與尋之，不能得。後月餘，復云雨晝晦，及霽，而庭中陳列筵席，有鹿脯乾魚，果實酒醢，甚豐潔。其女盛服而至。姥驚喜持之，女自言為雷師所娶，將至一石室中，親族甚眾。婚姻之禮，一同人間。今使歸返回，他日不可再歸矣。姥問：「雷朗可得見耶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留數宿，一夕復風雨晦冥，遂不復見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江西村嫗

江西村中霆震，一老婦為電火所燒，一臂盡傷。既而空中有呼曰：「誤矣。」即墜一瓶，瓶有藥如膏。曰：「以此傅之，即差。」如其言，隨傅而愈。家人共議，此神藥也，將取藏之。數人共舉其瓶，不能動。頃之，復有雷雨，收之而去。又有村人震死，既而空中呼曰：「誤矣。可取蚯蚓爛搗，覆臍中，當差。」如言傅之，遂蘇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甘露寺

道士范可保，夏月獨游浙西甘露寺。出殿後門，將登北軒。忽有人衣故褐衣，自其傍入，肩帔相拂。范素好潔，衣服新，心不悅。俄而牽一黃狗，又駕肩而出。范怒形於色，褐衣回顧張目，其光如電。范始畏懼。頃之，山下人至曰：「向山下霹靂取龍。不知之乎？」范故不聞也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南康縣

辛酉五月四日，有使過南康，縣令胡侃置酒於縣南蓮花館水軒。忽有暴風吹沙從南來，因手掩目。聞（「聞」原作「開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盤中器物，蔌蔌有聲，若有物過。良久開目，見食器微仄，其銀酒杯與杯之舟，皆挾長如東西形。壁旁大桐樹，亦拔出牆外。時一里外皆此風雨，常遙聞館中迅雷，而館中初不聞也，胡亦無恙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